

歷代內侍考

歷代內侍考序

夫當吾世而欲籠罩古初博涉系代舍往牒其何途之從顧搜  
奇剔異徒炫書丹割膾取精無當小史即手破千卷悉索漢魏  
南北之腹皇王神鬼之秘羅而載諸側理總之不過吳夔華俎  
即握管文人奉為駭犀青嶺然試一繫其窾會於國家理亂之  
故如旁光駢駁之較牲俎無當也余不敏嘗橫覽千古其間得  
夫之林與亡之數史牒所載較若列眉其以闕寺覆者認指可  
縷屈闕寺而不基亂者百無一二每觀賜終指鹿陪席分虎  
阿父門生諸史輒喋不欲讀讀不欲了即

明興以來鑿古塞亂

二祖已無遺力然默拆寺立逆瑾狂保其謬亂之趾亦後後先  
相錯居恒常苦無深心者爰括往代臆列彪分為千古立一榜  
標獨法吾伯兄給政氏之有歷代內侍考也家給諫壯歲登朝  
公輔在望廟遣時坎堦頻年家食環堵一室結志千秋凡門墻  
戶牖皆施筆硯即中壘觀覺茂先博聞恐無以尚而一段忠愛  
排側之恩時戴毫楮常憶出入禁闈時習見彼飾貂璫而處帝  
伯者雖非淫賊未見穢損乃故小雅巷伯之意祖司馬傳紀之  
體取往古寺人緝為全書其有寂繁闕切委緒明楚者則區分

之其有蔓引蒂結依藂串合者則棄載之而又逐段另為論次  
蕭以斷案大約抉要而刺處多鉞而少衮則家給冰餅是普深  
心也書凡數易寒暑始成會余惟閔里居得昕夕追隨相與商  
榷古今一日出以相示余幸以片刻新瑤恰符十餘年夙衷即  
枯腸無能點綴半字乃向之讀不欲了者今讀之輒恐卷盡因  
深歎家給冰之用必其人殊也非斤斤一菽圃辭壇之任也如  
欲高駝菽圃雄跡辭壇夫豈不能烹句鈎玄矜夢花吐鳳之奇  
又豈不能截蒲編柳炫嘗鼎索黍之多而必沾沾於內侍考也  
其論次內侍也又寧茅厲心抗腕取一二刀鋸餘生永巷小醜

而筆之削之。為刑於董狐已哉。蓋力剖賢惡。詳分理亂。為慮深遠矣。蓋遠不可多。不可用事不可。昔令狐綯有言。第有罪勿括。有聞勿補。自漸耗以至於盡。此雖俟證據之樂言。實杜冗濫之確論。亦千古有心人乎。不知與家給諫大意雅合。何如也。家給諫素嗜書林。尤耽史籍。是編僅其嚆子。僅與日者。獲賜上方筆札。抽金匱石室之騰。而悉示之。於盛世休明。必另有一番鼓吹。不獨是編為千古榜樣也。余姑引其端。以竢揀總業者。

第一鷲序。鄉父頓首拜書。

歷代內侍考叙

古於中官未有傳也有之自范曄始是後代有作者而得夫之  
林備矣今夫天子盛衮冕御大廷而臨百辟雖中材罔不儼肅  
然得毋時有厭若歟及居深宮則所與供使令者唯是二三奄  
尹容可憎貌可褻服可批頤氣可驅祕戲可預日漸月劇忽不  
覺其甘而易入而嗚呼既燕窺矚彌工主強邪柔以誅之主弱  
邪剛以制之主察邪巧伺而中之主闇邪幾侮而欺之伏則氣  
雖則虎依社負嵎矣所不至赤紱而困於剝削豈一朝一夕之  
故哉故君子誦車隣而歎吾夫子之先見也寺人之令其聞聲  
稱朕之漸于噫宦者四星側近帝座天猶望象王者惡得而遠

焉。弟無道而處於此，則無如不孫何耳。乃或謂大臣親戚父子兄弟人主皆不可近，求其差可近者，唯婦寺。嗚呼！世有遠大臣疎親戚，離父子兄弟，區婦寺是近，而曾不底於亂亡者，未之前聞也。矧大臣如掾，親戚如莽，堅父子兄弟如劬，廣之倫皆千古希覩，而婦寺之禍固已繁累。往牒矣。夫唯處之有道，近而能遠，遠而不刻，則怨與不孫庶可坐而銷乎。闕之周禮，宮正宮伯宮人內宰，率以士大夫為之，且與閭人寺人內小臣內監悉統於太宰，斯其為處之之道哉。於是上檄春秋史漢并各史列傳。

旁及藩方奇聞諸奄悉為論次其得夫以算法識即不無遺佚  
其大較可觀已

萬曆乙卯仲秋遂安逸史毛一公書



毛一石字明齋遊聖人明萬曆己丑進士授漢陽府推官  
遷工科給事中以言事罷歸光宗立起茂祿寺少卿

一陸易一第

錄浙江通志名臣

歷代內侍考目錄

卷之一 春秋內侍考

葛字玃

齊豎貂

夙沙衛

賈舉

晉勃鞞 即寺人波

孟張

宋惠牆伊戾 寺人柳棼

楚管蘇

卷之二 戰國內侍考

葛字玃

秦景監

趙繆賁

秦內侍考

趙高

卷之三 西漢內侍考

葛子誠

張卿

中行說

蘇大常融

李延年

張賀

徐甲

石顯

弘恭附

史游

卷之四 東漢內侍考

國字說

郭象

蔡倫

張程等十人

侯劉安

江京

樊豐附

張防張遼

良賀

曹騰

單超等五侯  
劉普等附

侯覽

曹節王甫

呂強

張讓趙忠

卷之五三國內侍考

衣字號

漢黃皓

吳何定

晉內侍考 附五胡

董猛

孟玖

漢王沉

宣懷

俞容

郭玃

陵修

秦趙整

燕趙思

卷之六 南北朝內侍考

衣字輩

南朝

宋華願兒

齊徐龍駒

王寶孫

俞三劄

朱買臣

陳壽裕

北朝

魏宗愛

仇洛齊

段霸  
尉駟

張枯

抱叢  
秦松

劉騰貴祭

齊韓買業等

張僧胤

王子晉

蔡臨光李善度

王瑀

趙默

孫小張宗之

王愨  
白愨

符承祖

王賈李堅

楊乾

成軌  
平李

王溫  
封津

孟宗  
劉思遠

田敬宣

隋內侍考

樊叔畧

卷之七唐內侍考

冠字疏

楊思勳

高力士

邊令誠

李輔國

程元振

魚朝恩

竇文場霍仙鳴

卷之八唐內侍考

冠字疏

劉貞亮吐突承瓘

馬存亮

仇士良

楊復光曹知慈

王守澄劉克明

劉承偁

王宗寔楊公慶

田令孜

卷之几唐內侍考五代附

拜字說

楊復恭

劉季述王仲先附

韓全誼張彥弘

後唐張承業張居翰

李從襲馬紹宏

楊希望

孟漢瑛

趙李弘規



前蜀唐文煚宋光嗣等

南漢龔澄提

閩林延遇

卷之十宋內侍考

晁字說

竇神寶

王仁睿李神福李神祐

王繼恩

劉承規

閩承翰  
石知顯

張崇貴  
張孫全彬

張繼龍  
鄧守恩

銜詩欽

卷之十一宋內侍考

晁字說

秦翰

周懷政

楊守珍

韓守英

藍繼宗張惟吉

并約吉  
李奔米

李憲宋用臣

王守規馮世亨

李維和  
蘇村步

史志聰武繼隆

卷之十二宋內侍考

疏字欽

張茂則陳衍

程昉

高居簡

雷允恭  
任守忠

閻文應

童貫

梁師成楊戩

李彥所

卷之十三宋內侍考

疏字欽

邵成章

藍珪康履馮益張去為

白誇

陳源耳昇王德諒

關禮

董家臣

卷之十四 遼金元內侍考

疏子斌

遼王維恩趙安仁

金梁琬宗珪潘守恒

元李邦

朴不花

歷代內侍考卷之一

春秋

齊

豎貂

國衍

閔崇

閔望

國幹同救

僖公二年秋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初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僖公十七年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殞十八年春正月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於鹹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僖公二年月齊桓公二十八年也  
即易牙武孟即無虧衛共姬即長衛姬

論曰慈明允責管仲垂歿之際區區欲去豈詔易牙聞方而不能薦賢以自代吾以齊廷諸臣孰與仲賢仲不能去三子將以遺之誰乎欲去三子莫先豎貂蓋江黃方服齊師已滿

孝公甫屬於宋。雍巫旋進於君。當仲東國時。貂已傲然無忌。吳仲胡不蚤見而逆折之也。迨嗟嗟之狗。廟牙宮闈而後慮。其蓄我猴而勿使焉。其為計不太晚乎。生不能制其死命而歿。欲行其空言。此必不得之數也。卒之宮中亂而貂復矣。易牙開方可以彈冠而相。屢矣。夫貂之才足以鎮宮中之亂。亦必有過人者。而仲不能蚤為之計。則善歿之言亦逆知三子必不可去。姑以塗人耳目而自塞其責云爾。英雄欺人哉。明允又謂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噫。仲所恃僅桓公也。假令桓公而先仲歿乎。吾未知三子之毋為三匹夫也。

夙沙衛

魯襄公二年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十七年秋齊靈公伐魯獲臧堅靈公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我決其傷而死十八年冬十月晉平公率諸侯會於晉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靈公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靈公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靈

公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直十二月丁卯朔晉  
侯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  
子殿國師背之辱也子姑光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  
晉州綽及之縛綽最十一年初靈公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  
媵駘聲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厲諸  
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聞諸侯難  
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而以難犯不祥  
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  
子夙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在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



尸諸朝夏五月壬辰。賈重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之。衛奔高唐。以叛。秋八月。崔杼殺高厚於澠。蓋而蒸其室。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及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工倮殖綽會夜。繼納師。醢衛于單。

論曰。小人之情。作正。惟君夙沙衛一寺人耳。而師以賄旋道。以伎塞高唐。以叛據。蕩畢政。夫壯士而干廢立。微聖公之為。空也。衛詎至此乎。然跋扈之氣。至醢不悛。毋亦其天性邪。嗚呼。臧堅以衛唁。為辱而高厚與之比肩。傅牙。其心焉。則禮義。

之與功利其漸人之效相去遠矣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  
至於道

賈舉

魯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武子娶棠姜而美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報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甲辰饗莒子于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公登臺而請弗許自及於廟弗許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

論曰齊莊宣淫無忌。崔杼眊眊欲剽刃之日久矣。復鞭賈舉而近之二怨搆而甲興。馬踰牆反隊。自作之孽也。其猶可活乎。賈舉小人不遜而益之以怨。將何所不至哉。故夫子以非禮不動為几經之首務。在人主自防而已。

晉

勃鞞 即寺人拔

僖公五年春晉獻公使寺人拔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  
狗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拔斬其袿遂出奔翟僖公二十四  
年二月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  
申使殺懷公於高梁呂卻畏偁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拔請  
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  
狄君以田涓瀆女為惠公來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  
命何其速也夫袿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人也其知之

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僖公二十五年，晉侯降原，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徑猶行也。一連下句讀作經。

論曰：寺人披大詐而託之于小忠，閃倏變幻，幾不可方物哉。夫君命不貳是也，獨不有亂命乎？亂而共之，茲之亂耳。獻公

溺驪姬殺太子。復使披割刀於蒲公。孰亂焉。披即不能諫。獨不可少緩。須臾以逸公子乎。既曰不武。則垣雖踰。公子違未遠也。胡不追而處之。而僅以一祛復命乎。遠至以示共斬祛。以示信。而逸公子以市怨。詐哉披也。事獻公比獻公。事惠公比惠公。武宮甫朝。復欲以比二公者。比文公讓而辭焉。公猶為能忍矣。於是懼之以難。惕之以蒲狄。挾之以行者之眾。公能無悵然動耶。蓋至呂却平。而公所為比於披者。亦無異於獻惠二公矣。噫。趙襄公所最親信者也。守原之問。披逆揣公意。而以哀對。又微示以寧殄得之。詐哉披也。真不可方物者。

哉。雖然，士為真新里克中立，苟息復言，夫三子猶不知所以  
忠，而何尤乎寺人披。



孟張

魯成公十七年十二月晉厲公田與嬖人先穀而飲酒後使大夫穀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壬午穀三卻皆尸諸朝

季子卻至也三卻卻至卻錡卻罕也

論曰人臣之義不敢齒君之路馬而矧戕其寺人卻至於是非不臣矣然田而奉豕則於臣節未虧也孟張以寺人而奪卿佐之獻何居乎厲公第知季子之欺余而不悟孟張之欺季子即欺公也卒之三却就殲而公亦還不踵兇焉安見其

立左右之足恃也。

宋

惠牆伊戾 寺人御附

魯襄公二十六年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兀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座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子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從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敬用

牲加書敬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吳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欲速公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罔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左也能免我。白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貽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左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

共姬平公母。合左師。何戾也。夫人即佐母。名乘者。享烹同。

魯昭公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弑亡人之族。既盟於此。邠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

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十年冬十二月甲子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長柳藏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元公即太子佐  
亡人華至也

論曰異哉宋公之闇也而伊戾與柳之罔也向戌華亥之比於邪也夫蒍女雖嬖佐固婉也即太子亦信佐能免已則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初未嘗有幾微之卻而伊戾之無寵於天子又平公所知也享谷而請從偽坎而馳告何其果於用罔乎罔亦知平公易欺而夫人左師必能實其言故肆然而無忌耳嗚呼君闇於上大臣與內寵比於下而姦人得以行詐

於其間國本安得不傾邪。若柳之誣合比，則伊戾之故智也。伊戾既烹，而猶不悟柳之為誣，聞乳其馬，雖然，元公於柳始乎惡，而卒乎寵，耳平公之子哉。傳稱其無信而多私，則誰謂佐也而宛也。

楚

管蘇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管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恣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管蘇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

論曰常侍而以道義匡王則其功洵非細哉然共王重及而

後思其功。晚矣。爵以上。御識者。得無繫纓之惜乎。



歷代內侍考卷之二

戰國

秦

景監

衛公孫鞅自魏西入秦。因秦孝公。罷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腫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肯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

人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  
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竊道，其志欲用之  
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  
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  
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

趙

繆賢

趙惠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

君今君乃亡走燕燕畏趙必不敢留君而求君歸趙矣君不  
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  
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商鞅相如曰秦  
王以十五城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  
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  
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  
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  
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  
秦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

亡歸璧于趙

論曰昔公叔文子與其臣溪同升諸公孔子贊之曰可以為文繆賢之薦問相如也庶幾近之矣獨惜知勇如相如而其初為賢舍人也蘇子稱其類學道者然觀其始進則猶不失為戰國士哉

秦列傳

趙高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刀，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以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教。一作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

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受命。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山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而不

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  
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  
忌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  
成功。願子遂之。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  
既然。馮之言。馮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  
謀之。馮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會咸陽。而立為嗣。書  
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  
太子在君侯。與馮之口耳。寧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



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夫，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國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歎曰：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為厚，輕財重士，辨於心而誑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

計而定之。斯曰：斯上蔡間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高曰：蓋聞聖人遠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

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祀名山，詩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萬大。

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遂殺蒙恬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高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騎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直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守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請公子立帶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惟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

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罷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故大臣蒙戮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子死死於社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請從死先帝願葬鄜山之足書上胡亥大說召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于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樂之得謀胡亥可其言賜錢

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眾又作  
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  
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儻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  
而卻李斯數欲請問諫二世不許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群盜吳  
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  
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  
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  
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  
過不給何變之敢圖書奏二世悅於變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

為明史假人取者為忠臣初高為都督令所殺及私怨眾多  
恐大臣入覲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  
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堯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  
事今坐朝廷議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  
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爭亦有以  
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  
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高帝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而聞李  
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  
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

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走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問諸君於是高待二世方燕樂嬪女居前使人告丞相方上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止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聞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



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殺丞相，恐其不審，  
及使人察丞相三川守具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耳泉方  
作戲，抵戲亦謂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高之短。二世  
已前信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  
死，丞相即再為曰：寧所為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  
斯與子由謀叛狀，皆收捕宗族賓客。高治斯榜掠不勝痛，自誣  
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寔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  
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  
安得上書。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

斯更以其寔對，孰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寬。」及二世所使柔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史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斬腰咸，陽市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馮為中丞相，爭無大小，輒決於馮。馮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威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馮赦其

女時歲陽令問藥効不知何人賊殺入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  
天子無故賊殺不孝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  
遠避宮以祿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高詐詔衛士令  
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  
而見之恐懼高即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  
殿欲環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殺之璽子  
嬰即位患之乃搆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  
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

論曰夫此晝伏而夜動也鴟晝暝而夜明小人顯國亦每每

伺聞主而竊發高趙高旬始皇時造秦宮泣事二十餘年不  
聞有所顛覆蓋始皇暴酷而能攬權雖無道稱尊然矣及沙  
丘要駕而矯詔易儲高遂惟其所欲雖以李斯之機智玩弄  
而夷滅之不啻嬰兒然又况夢夢如胡亥者乎指鹿求蒲彼  
直以閉主戲耳天下之口奚待至是始緝也嗚呼古之帝王  
明四目達四聰十起三推以通天下之憤而猶懼其壅而顧  
第以聞聲為貴邪夫君而日與廷臣隔則未有不於禍者  
也亡秦者胡殷鑒不遠已

歷代內侍考卷之三

西漢

張鄉

一名澤一名釋又名張釋宋初云釋澤二字不知何從疑鄉是字釋其名也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奸營陵侯劉澤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日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做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鄉居數月田生子請張鄉臨視脩具張鄉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張鄉驚酒酣垣房人說張鄉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吕氏雅故本非較高帝就天下功

至大又有覬覦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  
為呂王王代呂后又重廢之恐大臣不聽今卿取幸大臣所敬  
何不風大臣以問太后必喜諸呂已主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  
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屈大  
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  
卿千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  
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今卿  
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  
之又太后女弟呂嬃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

邪王高后八年春封中謁者張擇拜為列侯諸中官宦者皆賜爵滿內侯食邑秋七月太后崩八月釋免

論曰高帝之約非劉氏不王故高后心欲王諸呂而重發也誠懼非先帝約大臣不我聽耳及張卿入田生之壺而大臣沐於張卿之風諸呂之王決矣然則卿一言而遂得后之欲敗高帝之盟開宦者封侯之端而厚諸呂翦滅之毒遠北軍既入則去少帝執戟者以為自全地漢文不誅而僅免其侯封何哉雖然微曰生則卿之智固不及此生真戰國傾危之士哉

中行說

匈奴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臣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富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且得漢絮繒以駝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奪去之以視不如重鯁與酪之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漢遺單于書



以尺一釐許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  
亡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釐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倍驚其  
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  
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戒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  
漢俗已戒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  
者乎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鬥故以其  
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擊老  
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卧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  
妻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

衣其皮。言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制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刀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類其喋喋。佔佔。冠冑。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辨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願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若惡。則候秋

熟以駢馳蹂躪遼稽也。日復教軍于侯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衆入朝那蕭關，故北地郡尉邛虜人，民畜產甚多，遂止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侯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十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虛鄉為上郡將軍，詹侯魏邀為北地將軍，陸虛侯周窳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軍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畧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是使使道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

親事孝文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單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人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設畧甚眾於是漢使三將軍屯北地代三句注趙己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

論曰人臣委身事主戈馳惟命忠敬自將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中行說以強傅翁主之憾反而事虜日夕教而導之卒為漢患夫豺獺猶知報本而說乃蔑德蓄君惡聞故國愆然無

所願忌直躬。宛耳人謂李陵衛律罪通於天以說所為其又  
李衛之罪人也。雖然此亦足以發明和親之無益矣。吾不意  
敏達如高祖而過聽建信之策。貽後世無窮之患也。

蘇文常融

文帝時，趙談以呈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武帝時，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然帝用法嚴，太子寬多平反，雖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皆不悅，背毀之。黃門蘇文常融等嘗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馬，帝頗不悅。或以謂太子，太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會帝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帝默然。及太子至，帝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笑，語如平時。大憐之，乃誅融。及巫蠱事起，使者江充持太子急，太子懼，不知所出，從傅石德計，搆斬充。白皇后，發長樂宮衛卒自衛，蘇

大懼亡走甘泉白帝言狀帝曰太子獨恐懼又忿死等故至此尚無意深罪之也使使白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帝乃大怒發三輔近兵詔丞相將之捕斬反者太子敗亡匿泉鳩里自縊死後帝頗知太子皇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死帝大感悟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賀蘇文於橫橋上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論曰父子天性而武帝又明威之主也蘇文帝融敢以不根之譖雜間英主之骨肉無亦知帝之多欲有所藉而動乎堯

毋名門于夫恩替。太子曰：岌岌矣，木朽蠹生，又何怪焉！亂國若趙虜者，直乘其蠹朽而伐之耳。惜矣，多欲之貽禍烈也。昔袁盎心害趙誅，而以定辱推之。夫君如文帝，即百趙誅亦未必能行其毀也。藉令當武帝時，父子猶不可保，而况君臣之際乎。



李延年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厲刑給事狗監中。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錄是責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卧起。其愛幸埒驪媽。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

論曰李延年歌傾城進女弟遂致貴寵受幸封於韓嫣矣及弟李一不謹俱陷大僇而蒙被之訖竟不能堅帝之思帝稱雄才不虛耳雖然丞相繇邪穢誅太子用蘇文死陶寺之口可畏哉故曰投之有北有北不受而青蠅得止於樊則浸潤膚受之行易矣此有虞氏所為察於通言也

張賀

張賀者安世兄也。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璽室。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增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執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思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

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闕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  
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  
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  
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家西閭雜翁舍向上少時所嘗遊處也  
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道道讀朕躬修文  
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賀  
弟子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孫霸年七  
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闕內侯食邑三百戶

論曰張賀不死於衛太子天也夫賀幸於太子者也考太子

弄兵長安。天子震怒。任安以二心誅。田仁以故縱誅。暴勝之  
以擅止誅。諸賓客嘗出入宮門者。一切以太子誅。而賀願得  
下登室。後又得為掖庭令。親養皇曾孫。豈非天乎。賀所為盡  
心於曾孫者。寔以舊恩故。非有它望。而及其見徵。怪數稱材  
美。則意不能無幾幸矣。其語許晉。夫曰曾孫體近下人。乃闕  
內侯斯亦足以窺其微哉。然則其死亦始之前亦天也。僕及  
見宣帝即位。安知其不德色而與許史比乎。班史傳佞幸而  
綴張彭祖於叙中。有以也。

徐甲

齊屬王次昌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罷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心其後宮無令得近主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竊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王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修城君修城君非劉氏子太后憐之修城君有女城太侯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城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嫪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

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  
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事有所害恐如  
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母復  
言嫁女齊事事寔淫聞於上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  
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  
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  
齊欲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妙亂於是武帝  
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玉通於妙  
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

齊厲王悼惠王曾孫也。修成君王太后初嫁金氏所生女也。論曰嗟乎徐甲之禍齊也。夫皇太后憐愛修成君而欲嫁其女於諸侯也。將第以王后榮之乎。則齊王有后矣。抑欲諸侯寵愛其女乎。則齊王有后而弗愛矣。紀太后又必欲王之愛其也。而使翁主正其宮矣。固肯聽甲而請修成君女子乎。即幸而聽甲請修成君女。然以紀太后為之母。妙翁主為之正其宮。猶不能強王之愛紀文。而皇太后能便修成君之女必愛乎。然則甲之策。聽與不聽。無一可者也。而祇足以禍齊。雖修却自主。父偃而甲其戎首哉。其後偃誅而不聞甲。處於法



者幸也

石顯 弘恭附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厲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頌尚書事，知顯專。

權邪辟走白以為尚書百官之忤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薛是大興顯忤後皆害為望之自殺其更生廢銅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賣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台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臯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臯冕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李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

言其無官據勅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修勅。宜侍帷。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間言事。且聞遂言顯顯權。天子大怒。罷遂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群臣皆舉遂。兄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謁昭儀兄。巨恐後世必<sup>以</sup>陛下度越眾賢。松後宮視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陛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也。已。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宮。有所欲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

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  
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言示顯顯曰  
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  
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  
萬眾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後死無所恨  
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  
顯加厚賞賜及賂遺嘗一萬萬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  
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妒已病之是時明經  
著節士瑯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

天子歷位几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  
不姑諸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元帝晚節廢疾定陶恭王受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功元帝崩成  
帝初即位遷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  
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宰梁陳順旨免官顯與妻子徙  
故鄉顯憂滿滿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為官廢罷少府五  
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  
伊徙鴈鹿徙菟去宰與陳賁無實實

論曰易之九五晉所謂以陽剛居尊者也而不能不危陸於

夫剝削於困險哉。小人何其易溺而難御乎。漢興中官用事始自恭顯而予恭顯以操柄者宣帝也。帝起民間張賀許廣漢皆素樹德於帝者。帝遂謂此輩卑皆可信而恭明法令顯善採人主微指又足以逢帝而中其欲。故不覺挈政柄予之。而卒以其禍惜哉。論者謂帝問三大憂然自武帝時業已任中官典尚書相親其武安貴大將軍青而大臣自丞相而下往往不得其死。則帝持不善於法祖耳。豈周不聞於帝也。夫武宣非剛明之主乎。易之為戒於九五有以哉。若元帝又與責焉。聽陽耗於少壯及其奄奄且就死而責以攝生此之不知類。

史游

元帝時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所著有急就篇行於世

論曰真文忠有言是時石顯筦執樞機肆爲姦慝而游乃勤心納忠有所補益賢矣哉嗚呼以優柔之孝元當頑擅之石顯有大臣不得聞其忠而游安所補得益邪乃其志則足嘉矣